

历史语境中的宽容(一)

—12世纪西欧教会法论异端和绝罚

彭小瑜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摘要: 中世纪西欧教会曾严厉镇压异端运动,同时又有一系列宽容的思想和举措。这是逻辑混乱或虚伪吗?教会法对异端分子的处理展现了基督教宽容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和运作,也说明这一宽容的渊源不是对真理的怀疑和冷漠,而是出自对神恩的信心、对他人良知的尊重。真理只能在历史进程中得以认知,而对宽容的评价也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按照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的理解,处分异端分子的方式和举措典型地展示了正义和仁慈统合于爱,而爱就是关怀人类的拯救。不论是对罪犯处以绝罚还是鼓励他们与上帝和教会和解,相应的教会法规范都应该遵循,但是解释和应用法律必须考虑时间、地点、案件和当事人的特殊情形,据此减免刑罚或停止律法的施行。有时教会宽恕异端分子,期望他们能因此更快地纠正谬误。宽恕,不应该是神职人员渎职的借口;严格执法,也不应该就变成贪图和炫耀个人权威的机会。教会法对株连的批评尤其值得借鉴。教会法关于宽容的原则在律法的解释和施行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迫害和滥用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可知在寻求真理的同时又怀抱宽仁之心何其难也!

关键词: 教会法;法制史;罗马天主教会;中世纪西欧;

中图分类号:K56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1)03-0084-09

“我才不会同情他们,我会烧死他们,一个不留!”这是马丁·路德对“玩弄巫术者”的诅咒,而他所谓的女巫和术士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中神学见解与他不同的人[11](P195-201)。启蒙运动以来一些思想家将宗教改革看成是近代西方追求思想自由的传统的重要里程碑,而实际上路德和加尔文不仅不是宽

容的鼓吹者,而且热衷于迫害本教派内部和外部与他们有分歧者。思想罪和迫害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是宗教改革时期的突出问题。阿克顿曾提出著名的“天主教自由主义”观点:路德的神学和社会学说比中世纪天主教会具有更强烈的反对个人自由色彩、更加赤裸裸地宣扬思想奴性和宗教迫害[12](P150-

收稿日期:2000-12-15

作者简介:彭小瑜(1958-),男,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哲学博士。

187)。“自由的观念,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都因为他本人专制的个性而遭到他的仇恨,而且与他《圣经》的理解相矛盾”[12](P156)。阿克顿的意见是,路德强调,接受他的宗教和信条的国家对教会和民众在政治上有无上权威,“因信称义”,拯救无需善工,基督徒不必为社会正义和政治自由而作出努力,如果政府专横跋扈,公民应该消极地服从;新教政权应该无情镇压天主教徒,任何对话都是多余的。阿克顿还认为,天主教会在历史上也曾严酷迫害异端,但是使用与路德和其他新教领袖不同的理论来论证迫害的合理性;教会只有在说服和使用宗教手段纠正谬误无效的情况下才请求世俗国家出面用武力镇压,而且不是镇压单纯宗教上的不同意见,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人。换言之,天主教比新教更具有潜在的接受近代民主自由观念和制度的取向。阿克顿的观点长期以来为新教学者所漠视,也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天主教会由于保守而失去可信性和说服力。但是晚近西方学者研究的客观性加强,一些学者开始在不同程度上赞同他的上述见解^①。

本文意在以12世纪格兰西的《教会法汇要》(Decretum Gratiani)为依据来讨论中世纪西欧教会对于异端的处理^②,并在此基础上评估阿克顿上述观点的得失。

一、概念的界定:无信德和异端

12世纪的西欧教会法对于异端的概念并没有清楚的界定。它包括买卖神职、裂教

以及教会中的偶像崇拜等行为。格兰西在《教会法汇要》中对异端的态度同样很好地反映了正义与仁慈的和谐统一。一方面,教会法要求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对异端分子处以绝罚。另一方面,有时候异端分子又受到教会的宽容;而那些受到绝罚的异端分子只要悔悟,也会被教会重新接纳。最终,就像牧人对待羔羊一样,教会对其教民的爱使正义与仁慈二者间的张力得以调和^③。

要探究格兰西之处分异教徒和异端分子,首先必须清楚界定他所谓的“无信德”(infidelitas)和“异端”(heresis)。格兰西在异端问题之外,还讨论了教会法其他方面,包括法学理论、教会的组织和管理、神职人员、修道士和修女、宗教礼仪、婚姻和混合婚姻、法律程序、教会刑法、神职买卖^④。教会法制史专家虽然承认《教会法汇要》在传教法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地位,但他们不无遗憾地注意到,格兰西对异教徒问题并未给予充分关心^⑤。

《教会法汇要》里的异教徒和异端分子

第28案例涉及基督徒与非教徒的婚姻,此外格兰西再未系统地研讨异教徒的法律地位。他通常将异教徒和异端分子并列在《教会法汇要》的同一节、案例和问题里处理。他经常将教会视为异己的各色人等总合在一起,将适用于某一集团的法律原则和实践套用于另一集团^⑥。特别是在第45节和第23案例中,格兰西收录的教规既有与异教徒有关的,也有与异端分子和其他基督徒罪犯有关的。他申明第28案例是讨论异教徒和基督徒的混

^① 参见麦格拉斯:《宗教改革思想导论》(A. E.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Oxford, 1988), pp. 141-147.

^② 关于《教会法汇要》的介绍和引用方法,参见彭小瑜:“完美之爱与正义权威——中古西欧教会法论刑罚与武力的使用”,载《中国学术》2000年第2辑,第127-153页。

^③ 关于11世纪和12世纪上半叶的异端问题,可参见文后参考文献[13]-[24]。关于异端的文献,可参见文后参考文献[25]-[26]。

^④ 米尼耶曾就《教会法汇要》的内容作简明扼要的概括,见C. Mumier, *Les sources patristic du droit de l'Eglise*, Mulhouse, Switzerland: p. 149; A. Stickler, *Historia iuris canonici latini*, vol. 1: *Historia fontium*, Rome: Pao-Verlag, 1950, pp. 205-207. 更详细的概括见H. E. Feine, "Gliederung und Aufbau des Decretum Gratiani", *Studia Gratiana* 1 (1935), pp. 351-370.

^⑤ P. T. Grenrup, *Ius missionarium*, vol. 1, Steyl Hollandiae, 1925, pp. 20-31; M. Gérin, *Le gouvernement des missions*, Québec: Université Laval, 1944, pp. 12-17; P. C. Sartori, *Juris missionarii elementa*, Rome: Libreria S. Antonio, 1951, pp. 17-20; G. Vroeman, *Ius missionarium I: Introductio et normae generales*, Brussels: Editions de Scheut, 1959, pp. 20-35; X. Paventi, *Breviarium iuris missionalis*, Rome: Officium Libri Catholici, 1960, pp. 9-14.

^⑥ J. Muldoon, *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9, pp. 3-4.

合婚姻，但也谈到了异端分子和天主教徒的婚姻^①。如此处理各种异己分子的编排教规方法，格兰西之前的教会法学家常常使用^②。对了解格兰西的思路十分重要的概念是所谓“恶人”(mali)。他认为恶人即违反教会或国家法律、必须受到宗教或世俗当局惩处的人，可能是居住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的异教徒，坚持偶像崇拜的错误；也可能是企图败坏基督教信仰的犹太人；或是以武力攻击基督徒的异教势力^③。《教会法汇要》主要涉及的恶人是异端分子，他们背离正统教条和教义，破坏教会内部的和平与团结^④。

现代教会法的刑法已淡化得几近于无。《教会法汇要》的相当分量是教会刑法，反映中世纪西欧宗教组织对社会的深入渗透。教会法的管辖权范围止于教会成员，异教徒处在教会司法之外，不受教会法庭审判，除非他们伤害基督徒或以其他方式侵犯教会利益。格兰西说，惩罚那些处在教会律法以外的人是上帝考虑的问题^⑤。换言之，教会法一般不适用于异教徒，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格兰西将他们置于教会司法权威以外。正式的、得到教会认可的皈依以接受洗礼为标志，洗礼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建立一道界线，前者受教会法统辖，后者由他们自己的世俗法和宗教法管制。教会法是神法的体现，而神法本身是绝对普世的，既适用于基督徒，也适用

于非基督徒。异教徒未必违反教会法，但他们的恶劣品行依然冒犯上帝，因此会受到神法制裁^⑥。异教徒之无信德源于他们的傲慢，上帝有时会利用一些异教民族去惩罚另一些崇拜偶像的民族，他们由于傲慢而对其中的神意浑然不觉^⑦。格兰西对教会权威所不及的异教徒的处分设置了教会传教法的一些原则，但一般与教会刑法无涉。

异教徒和异端分子被格兰西作为同类处理，其用意显然是以教会法为手段纠正所有妨害人类拯救的谬误(mala)，理解他对异教徒的处分必须联系他对异端分子的立场。

无信德不仅为异教徒所独有，异端分子同样也是无信仰的堕落者。格兰西对无信德的把握精细微妙，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无信德是指犹太教和其他非基督教宗教^⑧，是指缺乏或拒绝基督教信仰，其后果是无法获得永恒拯救。严格地讲，拒绝皈依不是教会可以依法惩办的罪行^⑨。其次，无信德状态会驱使异教徒、特别是犹太人作出违反教会法的事情，比如诱惑或胁迫基督徒背教。这类罪行理应由教会法庭审判^⑩。再次，无信德也存在于受过洗礼的恶人身上。犹太人固然“不忠不信”(perfidia)，异端分子也犯有同样的谬误^⑪。有些基督徒实际上崇拜偶像，但没有正式放弃教会成员的身份^⑫。创立和追随异端思想者、裂教者和被处以绝罚者，不管

① C. 28, q. 1, cc. 15-16.

② 参见 MPL 140, cols. 727-750; MPL 161, cols. 59-134.

③ C. 23, q. 5, c. 46, d. p. c. 48; q. 6, c. 4, d. p. c. 4. C. 28, q. 1, c. 12.

④ C. 23, q. 4, c. 42, d. p. c. 49; q. 5, d. p. c. 7, cc. 29, 35. C. 24, q. 3, c. 37.

⑤ C. 23, q. 4, d. p. c. 16; “有些人只能以正确有益的告诫去责怪，但不可对他们施以肉体的惩罚，对他们的惩罚是留给上帝去考虑的事情。当罪犯不在我们的律法范围之内，或者当罪犯的行径对我们昭然若揭却不能清楚地证实于法庭的时候，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制裁”。

⑥ C. 23, q. 4, c. 17 et d. p. c. 17. 教规第 17 条并非如所附梗概所言是奥古斯丁的作品，福里德伯格认定这段文字来自《论真假忏悔》(De vera et falsa poenitentia)，为 11 世纪后半期的无名作者所撰写，见 MPL 40, cols. 1115. P. Anciaux, La théologie du sacrement de pénitence au XIIe siècle, Louvain: E. Nauwelaerts, 1949, p. 15.

⑦ C. 23, q. 5, d. p. c. 49.

⑧ D. 54, d. p. c. 14: “De his autem, qui in infidelitate exempti ad gratiam baptismi venire desiderant, quid fieri debeat” D. 54, c. 15. C. 28, q. 1, d. p. c. 2: “. . . . qui in infidelitate sibi copulati sunt.” C. 28, q. 1, d. p. c. 10. 为方便读者，本文所引拉丁文资料一般都译成汉文或只保留出处。此处涉及词语的辨析，所以引用一些拉丁原文。

⑨ C. 28, q. 1, d. a. c. 15: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被说成是罪，因为凡是没有任何依循这一信心、为获得永恒拯救去做的，在主的愿望都是无用的。”

⑩ C. 28, q. 1, d. p. c. 10, cc. 11-12.

⑪ D. 63, d. p. c. 28 (异端: in hereticorum perfidiam); C. 35, q. 1, d. p. c. 1 (犹太人: in cecitate suae perfidiae)。关于这两个词语(infideltas, perfidia)有一些很出色的研究，见 H. Lubac, Exégèse médiévale, vol. 2, part 1, Paris: Aubier, 1960, pp. 153-181; B. Blumenkranz, “perfidia”, Archivum Latinitatis Medii Aevi 22 (1951-1952), pp. 157-170.

⑫ C. 26, q. 5, d. a. c. 1, c. 12

他们是否公开申明背弃基督教,在格兰西看来,都是“与教会隔绝的教徒”(fideles excommunicandi),都在“教会之外”,都背离了“天主教信仰的真谛”;异端和基督徒犯下的其他罪行当然要受教会法的制裁^①。

在《教会法汇要》里,罪性(peccatum)和罪行(crimen)有时有比较清楚的划分,但二者的界线往往游移不定,是后来的教会法汇要学家致力解决的问题。能够明确界定法律上的罪行概念主要是凭借阿贝拉德的思想。他认为,罪行(peccata criminalia)是指严重的、必须惩罚的罪性,其特征是不仅冒犯上帝,而且违反人法,为社会所唾弃,是外在的行为,而不是内心的活动^②。按照《教会法汇要》,罪性是反正义的、屈从人之虚弱凶恶的秉性,诸如怒和恨^③。在第25节第3条教规之后的评注里,格兰西试图区分罪性与罪行,但他的努力比较笨拙,招致一些现代法制史学家批评^④。他首先说各种罪性都是罪行,然后又说罪行是犯法的罪性(criminale peccatum)或恶名昭彰的行为(criminalis infamia),是应该依法控告、给予惩罚的罪性,是故意的行为^⑤。他在第81节简单地讲,罪行乃是严重的罪性^⑥。遗憾的是,格兰西没有进一步澄清罪性与罪行的区别,在对第25节第25条

教规的评注里他没有把罪行定义为外在的行为,反而说重大的罪行(crimina)不仅指亵渎神灵、杀人、通奸、抢劫,也指傲慢、嫉妒、贪婪以及时时滋生的怒火等心态^⑦。

《教会法汇要》对异端的定性是确切的。格兰西明白提出,异端既是罪性也是罪行,而且是即使犯罪人已死法庭也应审理和处罚的罪行^⑧。他还说,异端是导致绝罚的罪行,是罪性也是罪行^⑨,是必须依法处罚的罪性^⑩。格兰西没有清晰分辨他所使用的词语(peccatum/crimen),但实际上他知道,有些罪性严重到违反法律、招致刑罚的程度^⑪,刑罚此时起到维护教会安定的作用,不是迫害人,而是解救救人^⑫。有时他称这些违法行为为罪行(crimen)^⑬,有时则称为罪性(peccatum)^⑭。

严格意义上的异端 《教会法汇要》使用的异端概念既有严格意义上的,也有宽泛意义上的,后者包含买卖神职圣物者、裂教者和教会内部的偶像崇拜者。

大量格兰西评注和教规牵扯到异端问题,但界定异端概念和认定异端分子特征的是第24案例,其中第3问题第39条是全书最长的教规之一,取自塞维利亚的艾西多尔对异端的描述^⑮。在详细登录众多异端派别

① C. 1, q. 1, d. a. e. 19. c. 24, q. 1, d. p. c. 4.

② MPL 178, cols. 647-651.

③ C. 15, q. 1, d. a. c. 1, d. p. c. 2.

④ S. Kuttner, Kanonistische Schuldlehre von Gratian bis auf die Dekretalen Gregors IX, Vatican: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1935, pp. 4-9; W. Rees, Die Strafgewalt der Kirch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92, 140-142.

⑤ D. 25, d. p. c. 3, pars 2 - pars 4; d. p. c. 5.

⑥ D. 81, c. 1 Sine crimine id est sine gravi peccato debet esse qui ordinatur episcopus [rubric].

⑦ D. 25, d. p. c. 2, para 6.

⑧ C. 1, q. 2, d. p. c. 10; q. 7, d. p. c. 26. C. 24, q. 2, d. a. c. 6: "Sunt enim quedam crimina, de quibus etiam post mortem accusari possunt quilibet vel dampnari, veluti heresis."

⑨ C. 24, d. a. q. 1; q. 3, d. a. c. 1 et d. a. c. 10.

⑩ C. 23, d. a. q. 1; q. 4, c. 7. C. 24, q. 4, d. p. c. 26, d. p. c. 27, d. p. c. 30, cc. 4, 9, 18, 19, 23, 24, 35, 39, 40, 44, 50, 51.

⑪ 现代教会法也将这样的罪性定为罪行。参见1917年颁布的《天主教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第2195条。1983年的《天主教法典》第1321条:"1项—任何人,非有外在违法或背命行为,而其行为因故意或过失而严重有罪者,不得受刑罚的处分。2项—惟故意违反法律或命令者,受法律或命令所定的处罚;其行为出于缺乏应有的注意者,不法;但法律或命令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3项—有外在犯罪行为者,即推定应负罪责;但显有反证者,不在此限。"中译文引自1983年《天主教法典拉丁文—中文版》,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1988年再版。

⑫ C. 23, q. 4, d. a. c. 26; q. 5, c. 17.

⑬ C. 5, q. 6, c. 3. C. 11, q. 3, d. a. c. 78. C. 24, q. 3, d. a. c. 10. 在这一评注里两个拉丁语词(peccatum et crimen)被当作同义词使用,都指罪行。

⑭ C. 23, q. 4, d. p. c. 27, c. 50; q. 5, d. p. c. 49, pars 8.

⑮ C. 24, q. 3, c. 39; d. a. c. 39: "Sectae vero hereticorum quot sint, et unde nomina acco[er]ant, Yaidorus VIII. lib. Ethimo; ogiarum c. 5. Determinat." 参见MPL 82, cols. 298-305.《教会法汇要》里的异端概念曾受到不少教会法历史学家的关注,参见文后参考文献[27]-[35]。

之后,艾西多尔给异端定义如下^①:

那些起来反对天主教信仰的人是异端分子,他们受到使徒们、教父们和教会会议的谴责。异端分子互相勾结,图谋败坏教会,尽管他们自己也互有分歧,并且被种种错误所分裂。任何不以圣灵为指导理解圣灵所传授之《圣经》的人,即使自认为还属于教会,都可以被定为异端分子。

艾西多尔的异端定义和格兰西在第3问题中引用的教父传统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格兰西的异端定义简单明了:异端是教义教条错误,其根源是选择相信非正统学说和对《圣经》虚妄的解释。异端分子制作或追随新奇见解,故作惊人之语,企图以此炫耀。即使有疑问和困惑,他们也宁可鄙视福音书和使徒教导,显摆自己邪恶的愚笨^②。异端分子不仅在教义上犯错,还顽固坚持错误,拒绝在教会帮助下改正。上述对异端的定义和刻画通行于中世纪西欧^③。格兰西还收录了奥古斯丁的名言^④:

上帝允许各式各样的异端错误发生,因为他知道,如果异端分子质问我们所不通晓的,我们会摆脱自己的懒惰,会产生读《圣经》的欲望。所以使徒曾经说,“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只有那些善于教导的人才会在上帝的眼里显明。

格兰西的用意是解释为什么神意会让异端这样的严重问题出现。他相信,异端带来的危

机促使教会在捍卫正统教义和教条的努力中加深对信仰的理解。

这里讨论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异端,不仅包括教义教条错误,还包括顽固坚持这些错误的意图和行动。异端分子的某些不道德风习之所以受到教会打击也是因为它们和错误教义有机的关联^⑤。现代天主教会对于异端的定义基本上与此相同,但更单纯地将异端界定为对基督教真理的否定或怀疑^⑥:

所谓异端,是在领洗后,固执地否认某天主教所启示和教会所定该信的真理,或是固执地怀疑这端道理;所谓背教,是整个拒绝基督宗教的信仰;所谓裂教,是不愿服从教宗或是不愿与隶属教宗的教会成员共融。

这一异端定义与对信仰的理解相关联,所以也涉及制定正统信仰的权威问题。在这方面,格兰西忠实遵循中世纪西欧传统,确认教皇为首的罗马教会是解释信仰的最高权威^⑦。

在第24案例第1问题中,格兰西在第4条教规评注中指出,异端分子固然背离天主教信仰的道统,但是“罗马教会从来不对异端让步”,“在教皇的领导下完整的教义不曾有半点污损”。彼得和他的继承人接受基督的命令,领导教徒保卫正统信仰;在他们的控制下教会这条船得以稳当航行,教徒们得以在信仰上和使徒们保持一致^⑧。因此,所有基督徒有关于信仰的问题时,都应该请教罗马,教皇的见解对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有补益。基督徒在信仰问题上犯错误时更要服从教皇的

① C. 24, q. 3, c. 39, partes 69-70. MPL 82, cols. 305.

② C. 24, q. 3, cc. 27, 28 et 30.

③ C. 24, q. 3, c. 31-33. 参见[36].

④ C. 24, q. 3, c. 40. MPL 34, cols. 173-174. 参见 *Glossa ordinaria ad C. 24, q. 3, c. 40, s.v. ideo*; “..... quod ad experientiam bonorum hominum permittit Deus esse haerese.” The biblical *Glossa ordinaria ad I Cor. 11:19, s.v. oportet et haerese esse* (MPL 114, cols. 538). 参见[37]. 关于“标准评注”(glossa ordinaria), 参见 B. Smalley, *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 3rd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p. 46-66.

⑤ D. 30, d. a. c. 1, cc. 1-17.

⑥ 见《天主教法典拉丁文-中文版》第751条。

⑦ 杰罗姆、教皇达马苏一世(366-384年)和英诺森一世(401-417年)关于教皇权威的学说构成4.5世纪之交教皇地位上升的重要方面。他们的思想帮助格兰西界定和阐述了教皇在教导基督教信仰和确定正统教义教条上的首要权威。从英诺森一世到格兰西的六百多年中,关于教皇首要权威的理论经历了重大发展演变,在教会法律和纪律方面赋予教皇巨大权力。参见 R. Eno, *The Rise of the Papacy*, Wilmington, Del.: Michael Glazier, 1990, pp. 80-101; H. Jedin and J. Dolan, *History of the Church*, vol. 2, New York: The Seabury Press, 1980, pp. 245-269; E. Caspa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 Tübingen: J. C. B. Mohr, 1930-1933, pp. 246, 301; F. Heller, *Altkirchliche Antonomie und päpstlicher Zentralismus*. Munich: E. Reinhardt, 1941, pp. 183-213; H. E. Feine, *Kirchliche Rechtsgeschichte: Die katholische Kirche*, Cologne: Böhlau Verlag, 1964, pp. 108-115.

⑧ C. 24, q. 1, d. p. c. 4, cc. 7-11.

纠正^①。罗马教会所遵循的，所有基督徒也都应遵循^②。追随基督就必须紧跟彼得的继承人：“和你不联合的，必遭驱散；不跟随基督的，必跟随反基督。”^③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曾宣称，不服从教皇律令等于犯了偶像崇拜罪，等于没有信仰。格兰西援引该教皇意见，不过没有明确说反对或不服从教皇就是异端。格里高利七世对异端的看法后来在教会法汇要学家和教皇法令学家那里得到发展引申^④。

宽泛意义上的异端 格兰西对“异端”（*heresis*）和“异端分子”（*hereticus*）这两个词的理解并不总是清楚一贯的。他经常以这两个词指称买卖神职圣物者、裂教者、玩弄巫术者，并将这三类人作为异端分子处理。换言之，他除了界定和使用严格的异端概念，还不时运用宽泛的异端概念。在宽泛的异端概念下，不仅是否定正统教义者被判定为异端分子^⑤。

买卖神职和圣物者（*symoniaci*）教父传统认定买卖神职构成异端罪^⑥，所以格兰西毫不犹豫地将有此行为者称为异端分子；“买卖神职和圣物者像其他异端分子一样背离信

仰，所以有关其他异端分子的法令也适用于他们。”^⑦艾西多尔列举的异端第一种即买卖神职和圣物^⑧。格兰西留意到买卖神职罪的三个要素：有意买卖的心态^⑨，所买卖的神职或圣物^⑩，为买神职或圣物付出钱物（*munus a munu*）、或进行说项（*munus a lingua*）、或给予服务（*munus ab obsequio*）^⑪。格兰西特别关注神职人员资格（授神职礼）的买卖，但也顾及其他圣礼、圣礼用具、教会封地、教会职位和修道院入院资格的买卖^⑫。

自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以来，“买卖神职异端”（*simoniaca heresis*）一语经常用在批评授神职礼之买卖的文献里：“买卖神职异端分子的所作所为不就是以一定的价钱将圣灵的礼物出让吗？”他们的罪行在于对抗主的如下教导：“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⑬尽管少数现代学者对格兰西是否明确界定买卖神职为异端有疑问，但实际上后者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肯定买卖神职是背离基督教信仰、堕落以至无信德的罪行，所以是异端^⑭。教会法汇要学家一般都认为买卖神职是异

① C. 24, q. 1, c. 12, 参见 MPL 20, col. 590.

② D. 11, c. 11, 参见 MPL 20, cols. 552-553.

③ C. 24, q. 1, c. 25, 见 CSEL 54, pp. 63-64. 参见 B. Tierney, *The Foundations of the Conciliar Theor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37-39. 蒂尔尼在他对公会议理论的上述著名研究中说，格兰西确认罗马教会不会有谬误，并且肯定教皇的最高司法权以及由此而来的裁定教义争论的权力，但他并不认为教皇个人是“不可能有谬误”的导师，甚至暗示个别教皇有可能成为异端分子（C. 24, q. 1; DD. 19-21）。又见 B. Tierney, *Origins of Papal Infallibility*, 1150-1350, Leiden: E. J. Brill, 1988, pp. 31-39.

④ D. 81, c. 15, 引自 *Das Register Gregors VII*, Lib. II, 66, 见 MGH *Epistolae selectae* 2, pp. 221-222. 参见 C. 8, q. 1, c. 10. 引自 *Gregory I, Moralia in Iob*, lib. 35, XIV, 28, 见 CCL 143B, pp. 58-71, 101-102.

⑤ 不是所有艾西多尔列举的异端派别都符合他的严格意义上的异端定义（C. 24, q. 3, c. 39）。参见 [28] (pp. 237-243, 251); [34] (pp. 58-71, 101-102). *The biblical Glossa ordinaria ad Ex. 22:18* 也设置宽泛的异端定义，见 MPL 113, col. 261: “Maleficus non patiens vivere. Qui praestigis magicis artis et diabolicis signis agunt, haeretico intelligi, qui a consorcio fidelium qui vere vivunt, excommunicandi sunt, donec maleficium erroris in eis moriatur.” 此处玩弄巫术者被定性为异端分子。另见 *Ad Mt. 21:12*, MPL 114, col. 153: “Et cathedras vendentium. Quae magistrorum sunt, id est, sacerdotum eorum destruit qui de impositione manus, per quam Spiritus sanctus datur, pretium accipiunt. Hinc est, quod haeresis Simonia damnatur.” 此处买卖神职被认定为异端行为。另见 *Ad II Pt. 1: 6*, MPL 114, cols. 690-691: “Haeretici, acceptis Dei veri mysteria [sic], de caetero non divinis Scripturis attendere, sed potius ad sensum erroneum has male interpretando transferre studuerunt.” 此处对异端的理解接近严格意义上的异端定义。

⑥ D. 101, d. p. c. 1.

⑦ C. 1, q. 1, d. p. c. 22. 参见 C. 1, q. 1, cc. 19-20, d. a. c. 19; q. 7, d. a. c. 5.

⑧ C. 24, q. 3, c. 39, pars 1.

⑨ C. 1, q. 1, cc. 1, 11. 参见 [31] (pp. 39-42).

⑩ C. 1, q. 1, d. a. cc. 1, 3; q. 3, d. a. c. 1.

⑪ C. 1, q. 1, d. a. c. 114, c. 114.

⑫ C. 1, q. 1, cc. 99-125; q. 2, d. a. c. 1; q. 3, d. a. c. 1. D. 101, d. p. c. 1. [31] (pp. 48-57).

⑬ 《马太福音》第 10 章第 8 节。C. 1, q. 1, cc. 11, 27, 28 et 117.

⑭ 参见参考文献 [27] (pp. 529-530); [31] (pp. 36-37); [30] (pp. 216). 勒克莱尔和魏策尔的看法是，格兰西认定买卖神职为异端。他们所用的异端概念是宽泛的，也就是将异端等同于基督徒之背离信仰。吉尔克里斯特不同意勒克莱尔的观点，认为在 11 世纪神职买卖还没有被普遍看作是“正式的异端”（*formal heresy*），而且格兰西也区分神职买卖和异端。吉尔克里斯特所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异端概念。他所引用的评注（C. 1, Q. 7, d. a. c. 5）并不能证明格兰西对神职买卖和宽泛意义上的异端有明确的区分：“Porro symoniaci nec ab haereticis ordinantur ad fidei subversionem, nec intra ecclesiam catholicam ordinati adversus fidem armantur. Quamvis enim nonnullos per pecuniam ordinent, nos tamen fidem impugnant, nec gratiam Spiritus sancti venalem predicant. Unde cum heresim suam veraci poenitentia detestati fuerint, praemissis auctoritatibus non prohibentur recipi in suis gradibus.” 关于神职买卖问题的历史背景，参见 U. - R. Blumenthal, *The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Church and Monarchy from the Ni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8, pp. 75, 89-90.

端，而不再探究这一特种异端的属性①。

裂教者(scismatici) 格兰西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裂教者和严格意义上的异端分子的差别。他借杰罗姆之口说，异端分子因为曲解基督教信条而破坏教会团结，裂教者则是因为坚持己见而离开教会，最终炮制异端学说为他们的分裂行径辩护。二者都背离信仰，分裂教会，属于一丘之貉②。格兰西主要是从神职买卖者和裂教者背离信仰的角度指责他们为异端，他用意思为“背离”的几个拉丁文动词(recedere, exorbitare, discedere)来刻画异端分子、买卖神职者和裂教者③。在描写裂教者特性时，格兰西继承教父传统，突出异端和裂教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二者的区别则没有给予经常的和特别的注意④。

玩弄巫术者(sortilegi etc.) 中世纪许多西欧人在领受洗礼后仍沉迷于偶像崇拜，保留非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习惯，主要是玩弄形式各异的巫术，同时在形式上保留其基督

徒身份⑤。在《教会法汇要》里这些人实际上被当作异端分子处理。在第26案例中，玩弄巫术者被指责为没有正确信仰，行同异教徒，应该受到和异端分子一样的惩罚⑥。在第24案例第3问题第39条教规里，艾西多尔将遵循犹太阴历的人列为异端分子。格兰西在第26案例中也批评遵循埃及和其他异教历法的人⑦。后来宗教裁判所将玩弄巫术明确定为异端罪[11](P77-92)，而《教会法汇要》只是说这些人是无信德的基督徒。按照格兰西宽泛的异端定义，他们无疑是异端分子。教会法汇要学家鲁非努斯认为，在格兰西看来巫术就是异端，玩弄巫术的基督徒就是异端分子⑧。格兰西担心的是，有些基督徒身份是教会成员，实际上却保留异教风习，而且诱惑其他教徒成为偶像崇拜者。星相学以及各种形式的占卜术都会迷惑基督徒，削弱其信仰⑨。形形色色的巫术被格兰西认定为异教传统，是偶像崇拜行为。如果行巫术者拒不

① [9] ad C. 1, q. 1, c. 1: "qui ordinantur a simoniaciis vel aliis hereticis." [10] ad C. 1, q. 1, d. a. c. 1: "Est enim simonia quodammodo genus haeresis, ut in Causa ista habebimus." [8] ad C. 1, q. 1, d. p. c. 111, s. vv. medicinam vero autenticam: "Attende diligenter quia de illis symoniaciis dicit, qui semper symoniacam heresim imitati numquam symoniam esse peccatum intellexerunt, quia nunquam in ecclesia fuerunt. . . . nisi quod Spiritum sanctum credunt esse venalem; non enim symoniaci qui in ecclesia sunt Spiritum sanctum venalem esse credunt: unde patet quia non de omnibus loquitur symoniaciis." 参见[31] (pp. 95-136)。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 II-II, q. 100, a. 1 ad 1)中解释了为什么神职买卖构成异端罪: "Sicut religio consistit in quadam fidei protestatione, quam aliquis interdum non habet in corde; ita etiam vitia opposita religioni habent quandam protestationem infidelitatis, licet quandoque non sit infidelitas in mente. Secundum hoc ergo simonia haeresis dicitur secundum exteriorem protestationem; quia in hoc quod aliquis vendit domum Spiritus sancti, quodammodo protestatur se esse dominum spiritualis doni, quod est haereticum." [29] (pp. 303-308)。

② C. 24, q. 3, d. a. c. 26, 引 Jerome, Commentarii in Epistolam ad Titum 3:10-11, 见 MPL 26, col. 598. [8] ad C. 24, q. 3, c. 26: "与教会之分离,也就是对信仰之背叛。"

③ C. 1, q. 1, d. p. c. 97, cc. 30 et 73. C. 2, q. 7, c. 13, d. p. c. 22 et d. p. c. 27. C. 24, q. 1, d. p. c. 4, d. p. c. 37 et c. 38. C. 4, q. 1, c. 2. "裂教者和受绝罚者之与教会分离证明了他们是异端分子"[梗概]。C. 23, q. 5, c. 43. "世俗当局应该镇压裂教者和异端分子"[梗概]。在这一教规中"异端分子"(hereticus)根本就没有出现,格兰西将文中的裂教者等同于异端分子。

④ D. 63, d. p. c. 27. C. 1, q. 1, d. p. cc. 53, 54, 57 et 97. C. 24, q. 1, d. a. c. 4. C. 24, q. 1, c. 31, 见 CSEL 3, part 2, pp. 749, 756, 758, 760. 参见 F. X. Lawlor, "Heresy",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6, New York: McGraw - Hill Book Co., 1967, pp. 1062-1063; H. Pétré, "Heresia, schisma et leurs synonymes latins", Revue des études latines 15 (1937), pp. 316-325, here pp. 322-325.

⑤ D. A. Gieysztor, "Mouvements para-herétiques en 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du 9e au 11e siècle: Apostasia", Hérésies et sociétés dans l'Europe pré-industrielle 11e-18e siècles, ed. J. Le Goff. Paris: Mouton & Co., 1968, pp. 159-167; [18] (pp. 172-176); E. Peters, The Magician, the Witch and the Law,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8, p. 68; H. -D. Kahl, "Die ersten Jahrhunderte des missionarischen Mittelalters: Baustein für eine Phänomenologie bis ca. 1050", Kirchengeschichte als Missiongeschichte, ed. H. Frohnes, H. -W. Genzichen and G. Kretschmar, vol. 2, part 2: Die Kirchen des früheren Mittelalters, ed. K. Schäferdiek. Munich: Chr. Kaiser Verlag, 1978, pp. 11-76, here p. 54; R. M. Karras, "Pagan Survivals and Syncretism in the Conversion of Saxony",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72 (1986), pp. 533-572; D. Keep, "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Missions of Saint Boniface", Relig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ed. S. Mews,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1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pp. 47-57; J. T. McNeil, "Folk - Paganism in the Penitentials", Journal of Religion 13 (1933), pp. 450-466.

⑥ C. 26, q. 5, d. a. c. 1, c. 12. J. B. Russell, Witchcraft in the Middle Ag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291-293; H. Grundmann, 第10页注④所引文, pp. 328-331.

⑦ C. 24, q. 3, c. 39, pars 60; C. 26, q. 7, cc. 13, 14, 16, 17.

⑧ [8] ad C. 26, d. a. c. 1, s. vv. Quidam sacerdos sortilegus: "Postquam interpositum necessarium tractatum de privilegiis ecclesiarum, redit agere de hereticis: sortilegium enim et auguratio similisque superstitio, de quibus hic agitur, heresis species sunt, in eis utique, qui fidem Christi receperunt." D. 26, c. 2. C. 26, q. 2, d. p. c. 2.

⑨ D. 26, c. 2. C. 26, q. 2, d. p. c. 1; q. 2, d. p. c. 2.

悔改,不向教会认罪,就将作为背教者和无信德者而永久面临上帝的怒火^①。

在宽泛意义上,格兰西的异端概念指领受过洗礼者之否定基督教信仰,可以是因为买卖神职和圣物、分裂教会或玩弄巫术引起的。异端分子是受过洗的无信德者,而不是尽管有错仍然有信仰的人。在严格意义上,异端是指错误和顽固地坚持与教会对信仰的理解,也就是正统教义教条相违背的意见。格兰西在讨论对异端分子的处分时并不区分异端之不同种类,所以研究其思想也不能只注意他就严格意义的异端所提出的意见。

在教会法演进历史上,《教会法汇要》无论内容还是方法论都具有里程碑地位。正如本文下面的研究所示,格兰西对异端分子和异教徒的处分不仅代表教会刑法和传教法的重大发展,而且鲜明地显露教会法的根本特征:由于这一法律体系是基督之爱的宣示,教会法对异教徒之皈依和异端分子改正的规范旨在平衡正义和仁慈于爱,也即关注他们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帮助他们走向永恒拯救。

西文缩写:

CCL Corpus christianorum, Series latina

CSEL Corpus scriptorum ecclesiasticorum latinorum

MGH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MPL Patrologia latina, ed. J. P. Migne

参考文献([1]—[10]为基本史料):

- [1] Gratianus, Corpus iuris canonici, ed. A. Friedberg. Part 1: Decretum Magistri Gratiani [Z], Graz: Akademische Druck- u. Verlagsanstalt, 1959.
- [2] Decretum Gratiani emendatum et observationibus illustratum una glossis Gregorii XIII [Z], Pont. Max. iussu editum, Augustae Taurinorum, 1588. 本文所用对《教会法大全》(Corpus iuris canonici, 含《教会法汇要》)的“标准评注”(Glossa ordinaria)出自此版本。
- [3] The biblical Glossa ordinaria [Z], MPL 113-114.
- [4] F. Bliemetzrieder, ed., Anselmus von Laon systematische Sentenzen [Z], Munich: Verlag der Aschendorff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1919.
- [5] O. Lottin, ed., Psychologie et morale aux XIIe et XIIIe

siècles, Vol. 5: Problèmes d'histoire littéraire: L'école d'Anselme de Laon et de Guillaume de Champeaux [Z], Gembloux: J. Duculot, 1959.

- [6] Paucapalea, Die Summa des Paucapalea über das Decretum Gratiani [Z], ed. J. F. Schulte, Gießen: Verlag von Emil Roth, 1890.
- [7] Rolandus, Die Summa Magister Rolandi [Z], ed. F. Thamer, Innsbruck: Verlag der Wagner'schen Universitäts- u. Buchhandlung, 1874.
- [8] Rufinus, Die Summa Decretorum des Magister Rufinus [Z], ed. H. Singer, Paderborn: Schöningh, 1902.
- [9] Stephen of Tournai, Die Summa des Stephanus Tornacensis über das Decretum Gratiani [Z], ed. J. F. Schulte, Gießen: Verlag von Emil Roth, 1891.
- [10] The Summa Parisiensis on the Decretum Gratiani [Z], ed. T. P. McLaughlin, Toronto: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 1952.
- [11] A. C. Kors and E. Peters, Witchcraft in Europe 1100-1700: A Documentary History [Z],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 [12] J. E. E. Dalberg-Acton, 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C], ed. J. N. Figgis and R. V. Laurence, London, 1919.
- [13] H. Grundmann, Religiöse Bewegungen im Mittelalter [M], Berlin: Verlag Dr. Emil Eberling, 1935.
- [14] H. Fichtenau, Ketzer und Professoren: Häresie und Vernunftglaube im Hochmittelalter [M], Munich: Verlag C. H. Beck, 1992.
- [15] H. Maisonneuve, Études sur les origines de l'inquisition [M],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60.
- [16] W. L. Wakefield and A. P. Evans, Heresies of the High Middle Ages [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17] R. Manselli, Studi sulle eresie del secolo XII [M], Rome: Istituto storic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vo, 1975.
- [18] J. B. Russell, Dissent and Reform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 [19] R. Morghen, "Problèmes sur l'origine de l'hérésie au Moyen Age" [J], Revue Historique 236 (1966), pp. 1-16.
- [20] R. I. Moore, The Birth of Popular Heresy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5.
- [21] idem,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Dissent [M], London: Allen Lane, 1977.
- [22] H. Taviani, "Naissance d'une hérésie en Italie du nord au XIe siècle" [J], Annales 29 (1974), pp. 1224-1252.

^① C. 26, q. 7, c. 16.

- [23] J. Musy,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hérésies au XIe siècle" [J], *Revue Historique* 253 (1975), pp. 33 - 76.
- [24] J. Gaudemet, *Église et cité: Histoire du droit canonique* [M], Paris: Cerf /Montchrestien, 1994.
- [25] H. Grundmann, *Bibliographie zur Ketzer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1900 - 1966)* [Z], Rome: Edizioni di Storia e Letteratura, 1967.
- [26] C. T. Berkhout and J. B. Russell, *Medieval Heresies: A Bibliography 1960 - 1979* [Z],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81.
- [27] J. Leclercq, "Simoniaca heresis" [J], *Studi Gregoriani* 1 (1947), pp. 523 - 530.
- [28] C. Pazo, "La noción de herejía en el derecho canonico medieval" [J], *Estudios eclesiasiticos* 35 (1960), pp. 235 - 261.
- [29] H. Flatten, *Der Häresieverdacht im Codex Iuris Canonici* [M], Amsterdam: Verlag P. Schippers, 1963, pp. 303 - 307.
- [30] J. Gilchrist, "Simoniaca Haeresis and the problem of Orders from Leo IX to Gratian" [J], *Monumenta iuris canonici Series C/Subsidia* 1 (1965), pp. 209 - 235.
- [31] J. Weitzel, *Begriff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r Simonie bei Gratian und den Dekretisten* [M], Munich: Max Hueber Verlag, 1967, pp. 30 - 38.
- [32] P. Barbaini, "Tolleranza e intolleranza nel Decreto, nel Decretisti e nelle loro fonti" [J], *La scuola cattolica* 96 (1968), pp. 228 - 260.
- [33] R. Manselli, "De la persuasio à coercitio" [J], *Le credo, la morale et l'inquisition, Cathiers de Fanjeaux* 6. Toulouse: Edouard Privat, 1971, pp. 175 - 197.
- [34] O. Hageneder, "Der Häresiebegriff bei den Juristen des 12. und 13. Jahrhunderts" [A], *The Concept of Heresy*, ed. W. Lourdaux and D. Verhelst, Louvain: Louvai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42 - 103.
- [35] H. G. Walther, "Häresie und Päpstliche Politik: Ketzereibegriff und Ketzergesetzgebung in der Übergangsphase von der Decretistik zur Decretalistik" [J], *The Concept of Heresy*, pp. 104 - 143.
- [36] H. Grundmann, "Der Typus des Ketzers in mittelalterlicher Anschauung" [A], *Ausgewählte Aufsätze* 1, *Schriften der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25, Stuttgart: Anton Hiersemann, 1976, pp. 313 - 327.
- [37] H. Grundmann, "Oporet et haereses esse: Das Problem der Ketzerei im Spiegel der mittelalterlichen Bibelexegese" [A], *Ausgewählte Aufsätze* 1, pp. 351 - 363.

(待续)

TOLERANCE IN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TEXT:

12TH CENTURY CANON LAW AND THE TREATMENT OF HERETICS

PENG Xiaoyu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Abstract: Medieval churchmen know that tolerance ought not to lead people to indifference to truth, but should be based on Christian love into which justice and mercy are to be reconciled. They believe that heresy is a grave crime and the church has a pastoral duty to separate the wicked from the good, not only for the sake of Catholics who could be contaminated but also for the benefit of heretics who may be corrected through a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Although excommunication is a legal sanction with severe religiou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its purpose is medicinal. Not all crimes are punished in this world. Some are judged only by God. As a spirituale supplicium, excommunication is not to be inflicted upon innocent family members of heretics. While in reconciliation as well as in excommunication relevant canonical norms are to be observed, the rigor of law ought to be mitigated according to time, place and person. Exceptions and accommodation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re necessary i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anons regarding heretics in order that their illness of soul may be better cured. Such is the tolerance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medieval church. And deal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is tolerance are not always practiced. Abuses of authority and law in the treatment of heretics are common in the Middle Ages, unfortunate but real.

Key Words: Canon Law; Legal History; Roman Catholic Church; Medieval Europe

作者: 彭小瑜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史系
刊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1, ""(3)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36条)

1. Gratianus, Corus iuris canonici A Friedberg. Part 1: Decreum Magistri Gratiani 1959
2. The biblical Glossa ordinaria
3. F Bliemetzrieder Anselms von Laon systematische Sentenzen 1919
4. O Lottin psychologie et moral aux XIIe et XIIIesiècles, Vol. 5: Problèmes d'histoire littéraire: L'ecole d'Anselme de Laon et de Guillaume de Champeaux 1959
5. Paucapalea, J. F. Schulte Die Summa des Paucapalea über dss Decretum Gratiani 1890
6. Rolandus Die Summa Magister Rolandi, ed. F. Thaner, Innsbruck: Verlag der Wagner'schen UniversitaetsBuchhandlung 1874
7. Rufinus, H Singer Die Summa Decretorum des Magister Rufinus 1902
8. Stephen of Tournai, J. F. Schulte Die Summa des Stephanus Tornacensis über das Decretum Gratiani 1891
9. The Summa Pariensis on the Decretum Gratiani 1952
10. A C Kors, E. Peters Witchcraft in Europe 1100-1700: A Documentary History 1972
11. J E E Dalberg-Acton, J. N. Figgs, R. V. Laurence 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1919
12. H Grundmann Religiose Bewegungen im Mittelalter 1935
13. H Fichtenau Ketzer und Professoren: Haresie und Vernunftglaube im Hochmittelalter 1992
14. H Maisonneuve Etudes sur les origines de l'inquisition 1960
15. W L Wakefield, A. P. Evans Heresies of the High Middle Ages 1961
16. R Manselli Studi sulle eresie del secolo XII 1975
17. J B Russell Dissent and Reform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1965
18. R Morghen Problèmes sur l'origine de l'hérésie au Moyen Age 1966
19. R I Moore The Birth of Popular Heresy 1975
20. Idem The Origins of European Dissent 1977
21. H Taviani Naissance d'une hérésie en Italie du nord au XIe siècle 1974
22. J Musy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hérésies au Xie siècle 1975
23. J Gaudemet Eglise et cité Histoire du droit canonique 1994
24. H Grundmann Bibliographie zur Ketzer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1900-1966) 1967
25. C T Berkhout, J. B. Russell Medieval Heresies: A Bibliography 1960-1979 1981
26. J Leclercq Simoniaca heresis 1947
27. C Pazo La noción de herejia en el derecho canonico medieval 1960
28. H Flatten Der Haresieverdacht im Codex Iuris Canonici 1963

29. [J Gilchrist](#) [Simoniaca Heresis and the problem of Orders from Leo IX to Gratian](#) 1965
30. [J Weitzel](#) [Begriff und Erscheinungsformen der Simonie bei Gratian und den Dekretisten](#) 1967
31. [P Barbaini](#) [Tolleranza e intolleranza nel Decreto](#) 1968
32. [R Manselli](#) [De la persuasio à coercitio](#) 1971
33. [O Hageneder](#) [Der Haresiebegriff bei den Juristen des 12. Und 13. Jahrhunderts ,The Concept of Heresy, ed. W. Lourdaux and D. Verhelst](#) 1976
34. [H G Walther](#) [Heresie und Papstliche Politik: Ketzerbegriff und Ketzergesetzgebung in der Übergangsphase von der Decretistik zur Decretalistik”](#)
35. [H Grundmann](#) [Der Typus des Ketzers in mittelalterlicher Anschauung](#) 1976
36. [H Grundmann](#) [Oporet et haereses esse: Das Problem der Ketzerei im Spiegel der mittelalterlichen Biblexegese”](#)

相似文献(5条)

1. 期刊论文 [周红格](#) [《外国法制史》辅导\(2\) -内蒙古电大学刊](#)2003,“(3)
第六章 教会法
一、教会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产生:
1. 教会法是基督教发展的结果,到中世纪中期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
2. 学位论文 [杜筠翊](#) [西欧教会法婚姻制度及其影响](#) 2000
该文以西欧教会法婚姻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基本为主线,介绍了其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作用和影响,并借鉴教会法婚姻制度对中国婚姻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了思考。
3. 期刊论文 [彭小瑜](#) [格兰西之《教会法汇要》对奴隶和农奴法律地位的解释 -世界历史](#)1999,“(3)
中古西欧教会法研究历来是中世纪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以后成果尤其突出。中古西欧法制史、社会史和政治史都因此开拓了新课程,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认识②。介绍中世纪的教会法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教会法文献本身是一专门的学科,不独涉及大量拉丁文的著作,而且使用繁多的术语。本文除去简要介绍中古西欧教会法文献外,试图通过格兰西的《教会法汇要》(在1140年前后编成)探讨当时奴隶和农奴的法律地位。教会法是中古西欧最系统的法律体系,但奴隶和农奴的法律地位即使在这里也没有得到清楚明了的解释。一方面,奴隶和农奴之间的界线难以划定;另一方面,在考虑特定的案例时,教会法学家对奴隶和农奴的地位不时进行修正。
4. 期刊论文 [谢冬慧](#). [XIE Dong-hui 世界三大宗教法之比较研究 -河北法学](#)2007, 25(5)
世界三大宗教法—古印度法、教会法和伊斯兰教法最初源于对神的信仰,在表现形式上与宗教本身密不可分,在内容上与宗教教规教义和宗教典籍密切相联,但是其内涵与价值各不相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三大宗教法对社会生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世俗立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当今世界法制史苑里,三大宗教法独具特色,在经历了改革浪潮的洗礼后,逐步走上现代文明法制的轨道,这种改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索。
5. 期刊论文 [李静](#) [欧洲教会法与罗马法之内在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9(3)
研究教会法离不开对罗马法的理解,中世纪罗马法的法律渊源融合构筑于教会法律渊源之中,这种协调合作的双法学法律理论体系被认为是正确理解了教会法。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会法学家的贡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通过塞维利亚的艾西多尔对基督天主教复兴初期教会领袖著作的传统分析和格拉济亚系统化、体系化地传承了《狄奥多西法典》和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的模式汇编出的影响后世的教令集得以证实。纵观西方法制史,教会法曾经长期是世俗法的仿效模式,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欧洲的法律文化是一个由罗马法和教会法双法学影响下的法律传统文化。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dsfdxsb-shkx20010301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b28228c-5add-4d70-8229-9e4d0091d6c7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